



有一句民谣:烟酒闲茶无聊烟。将烟、酒、茶作了一个绝妙的定论。这里,只一个“闲”字,便已道出了喝茶的雅趣,透出了几分禅悟的味道。

说起来,喝茶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过去有一个雅称叫品茗。这一喝、一品,虽然性质没有根本之别,但方式和韵味却大相径庭。喝茶容易让人想到的是豪饮。上山打柴、下田劳作,为解渴需要,当然是大碗喝茶,难怪乡亲将喝茶叫“吃茶”了。功用和目的明确,自然谈不上多少茶趣。

真正的茶饮是大有讲究的。从造茶、选茶,到炙茶、煮茶、饮茶,乃至茶具茶器,煎茶的水,煮茶的火,无一能够随便。早在唐代,一位名叫陆羽的撰有《茶经》一书,对茶叶的生产、制造,茶具的创作、使用和烹茶的技艺、要求等作了详尽的叙述。并且,从理论高度和人文角度分析总结了从汉到唐的茶事经验。这位心性淡泊、不求仁达,一生闭门著书的“怪人”,倾心于茶的研究,从此,将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茶饮,提高到了一种难得的文化高度。从此,喝茶不仅成为人的饮食需要,而且成为超出物质生活之上的一种精神需求、一种文化享受、一种高雅情趣、一种理性意识和修身养性的自我修养过程。

也从此,喝茶而不在“喝”与“饮”,更在于“品”上了。功夫都用在了茶外,喝茶的过程成了一个悟道的过程。

比如禅。它崇尚“静虑”,这和茶道倡导的内心平静、意念集中相吻合,于是僧人们争相饮茶,以此破解枯燥,并以茶供佛、以茶示礼、以茶结缘,把禅宗哲学融入了茶事之中。

又如道。它崇尚清静无为、去尘离俗、返璞归真,这又和茶道中回归自然、修身养性的精神不谋而合,于是也把自己的超然、恬淡、清虚、无为种种观念引入茶饮之中。

而一批文人雅士,更把茶饮推进到难得的艺术高峰,他们喝茶,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相伴,注重环境、氛围和人品,追求情趣与意境。明代更有一位女士,提出品茶的“十三宜”和“七禁忌”,该是将茶事发展到一种极致,这有点像日本的茶道了,形式居首位,真正的喝茶倒在其后。

自从陆羽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茶成为中国最传统最大众化的饮料,千年以来,上至皇帝、嫔妃、大臣,下至文士、商贾、农工,哪个不饮?且将茶喝得各有其趣。但没有闲的工夫,趣又从何而来呢?

◎徐成文

◎朱辉

这些年先后收养过许多流浪猫,如今家里就有四只。起初想得很简单,遇到看上去可怜又比较亲近人的,就抱回家。如今就慎重多了,观察较长时间才敢做决定,即使如此有时还选错了。

目前我家那四只之中,“小小白”刚来时最老实。然而养了一阵子,发觉它可能是根红苗正的中华田园猫,每天凌晨三四点,它就活跃起来。不是在家里四处奔跑,就是弄翻了各种各样的物品。害得我必须要经常起来制止它,第二天整天精神不振。

“这样下去,楼下邻居该上来提意见了。”我忧心忡忡地对妻子说。如果邻居反响很大,也许我不得不将它放归自然。家养了一段时间再去流浪,野外生活能力大打折扣,基本九死一生。

“你关上卧室的门,不吵自己睡觉就行了,不用管邻居有没有意见。”小区里一位爱心人士对我说,她家收养了六只流浪猫,总有一两只凌晨大闹天宫。楼下、甚至楼下的楼下,意见都很大,但她置若罔闻。谁上门交涉,她都爱答不理。

对于她的处理方式,我一向不认同。并非我怕得罪邻居,这些邻居被猫骚扰,或许奈何不了我,但从此会仇视流浪猫。我不想让原本弱势的流浪猫群体,多出一些人类死敌,所以尽可能避免它们影响到邻居。

随着全民素质的普遍提高,近几年喂流浪猫的邻居明显多了起来,这让我们经济压力减少了许多。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管投喂不管别的。绿化带里星罗棋布方便碗,有的里面的猫粮已经变质,有的是发臭了的鱼肉。附近低楼层居民很有意见,甚至多次去物业、社区反映,要求“剿灭”流浪猫。平日没事,我都会悄悄去收拾残局,将流浪猫的那些残羹剩饭清理进垃圾桶。久而久之,有几个爱心人士也开始这么干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洗刷了流浪猫的恶名,改变了某些人对它们的不良看法。

不论救助流浪猫还是弱势群体,真正有爱心的人不仅要给他们物质上的帮助,更要避免为他们树敌。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使得周边环境变得友好起来,要比给口吃的重要。我也是经过了多年,才渐渐领悟到这些。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寻家 李顺 摄

清平乐 闲茶

珠城记

贝壳沙滩

◎穆晓南

来到这片海滩,我迟迟的不忍踏足,这里是涠洲岛贝壳沙滩。

面对或完整或破碎以及还在吐泡泡的各种贝类铺满的沙滩,我有些不敢惊扰它们的安宁,相较以往我赤足在海水中嬉戏,在沙滩上的奔跑的情景,我更想静静地坐在这里看浪涛让思绪飞扬。前方浅滩上小朋友们极其认真地捡着喜欢的贝壳,拿着小铲子在挖啊挖,乐此不疲,那纯真的笑声与浪花拍岸的声音混合在一起,莫名的和谐友爱。年轻人呼朋唤友嬉笑打闹在海滩上掠过,而情侣们更是为找到一个相似的贝壳欢呼雀跃惊叹连连。一切都岁月静好。

海风拂面,我带着一丝小心翼翼慢慢走着,把捡拾的贝壳堆积成一个小小的丘。形状各异五颜六色的贝类,带给人的是视觉的美感,手触着各种贝壳的表面那些光滑圆润、粗糙不平或棱角分明的质感,用心感受它们的不同,而心潮却随着大海的波涛起伏,荡来荡去。是怎样的经历与历程让无数的贝类汇集到涠洲岛这个贝壳沙滩,有些已经完成了它们生命中的轮回。

捧着一小段的珊瑚看着它们或纯白或灰色或褐色,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想是同年龄的不同种类的珊瑚吧,在这沙滩停驻不知道多少岁月,经历着雨打风吹日晒,经历过不同朝代,看着历史的变迁,经历大海的温柔或粗暴的洗礼,变得安静平和。在这个暖阳的下午,与我相遇被我拾起,捧在手心,也是一种缘。

来自北方的我,即使处在温暖的涠洲岛上,对寒冷的记忆仍刻在骨子里,腊月这个季节,北方会展示出一望无际白色的茫茫原野,风如刀般刮着脸。此时此刻看着一波波涌来的浪头,感受渐起的海风,令我置身于北国凛冽的寒风与南国大海的暖风对撞形成的漩涡里,看着它们相互拉扯渐变成一个时光隧道,透过不停旋转的隧道,看到了秦时明月汉时关。

秦时的月亮一如想象中的明亮,普照着北海大地,照在涠洲岛的贝壳沙滩上,夜初的月光安安静静地洒下,大海也恬静了许多,不再咆哮翻滚,渔民们



涠洲风光 黄健 摄

踏歌行

香江烟火浓

◎沈冶鹏

惠州的冬夜一身凉意,晚九点登上火车,不到一小时抵达香港西九龙站。查验了两次港澳通行证和一次身份证,通关不到二十分钟。上出租车时不到十点半。司机年近七旬,十分健谈,一路说个不停。此时夜色正好,天空幽蓝,明月高悬。视线越过海湾,望不到头的高楼迤邐绵延,灯光如豆,星星点点,宛如天上银河。去过不少大都市,从没见过如此温馨迷人的夜景,东方之珠实至名归。

次日十点半去吃早茶,小店内大多是老年人。或是一家人边吃边聊,或是三两老友有说有笑,或是独自一人边吃边看报,或与老板、服务员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一看便知是店里常客或街坊邻居。吃罢逛街,漫无目的溜达。这天恰好是星期天,路上行人仍是老年人居多。十点半都过了,难道惯于过夜生活的年轻人还在梦周公?!

旅居半个月,自然得在租住处做饭。附近有多处蔬菜摊档,类似国内农贸市场。菜价会高出一两倍,由于是净菜,没丢头,算来也贵不了多少。新鲜肉类与海鲜略贵一点,水果则与内地进口水果价格差不多。若是居家过日子,与港人的收入也算匹配。去餐馆吃饭,两三样菜的快餐饭,打包带走约三十港币,堂食价格则在五十港币左右。若单独点菜,素菜与荤菜价格差不多,吃下来人均也就百元,比内地贵。不过,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房租和人工费都高,想饭来张口,自然得多花点钱。

在内地,只要手机在手,出门衣食住行皆不用愁。到香港最不习惯的是必须身揣港币,仿佛一下回到十多年前。微信和支付宝在有的商家可以使用,但要用汇率换算,感到很麻烦。一次去水果店买水果,结账时连港币都不收,说只能用八达通支付。幸好办了八达通,于是支付走人。

在香港,身携八达通卡犹如手机在手,吃饭、购

已经收网,远处有稀稀落落的炊烟袅袅升起,孩童的笑声隐隐约约,贝壳沙滩上没有了白日的炽热,变得凉爽宜人,无数的贝类,或活跃或已经沉寂地涌来。北方秦始皇已经统一六国,继续向南方发动武力,最终征服整个百越地区,并设立桂林郡、南海郡等地。彼时的北方某地秦时的劳工在星光下劳作,建筑一个伟大的奇迹长城,挖掘着大运河,修建着秦道,这些都没有过多地影响涠洲岛的生活,万万千千的各种贝类珊瑚依旧源源不断地汇聚而来,汇合到贝壳沙滩。前仆后继不休不止,任何一个人面对此情此景心里会有着别样的震动与感受。

时光转到汉时的关口,月下将士们泛着寒光的铠甲与刀戈,铮铮铁骨的壮士们,冒严寒酷暑坚守前沿阵地,誓保一方的安宁。他们目光深邃绵长,望向遥远的天际,可能不知道汉时属合浦郡的涠洲岛,不知道涠洲岛有个堆满无数贝类的沙滩,但是将士们知道远方有家人有国人需要护卫,百姓需要一片乐土,更加挺直脊梁,保家卫国的信念坚定而持久。

此时月下的涠洲岛美丽且静谧,一如汤显祖的诗中“交池悬宝藏,长夜发珠光。闪闪星河白,盈盈烟雾黄。气如虹玉迥,影似烛银长”,完全展现出涠洲岛的魅力所在。贝壳沙滩的月色朦胧,雾蒙蒙的香蕉林群鸟已归林,有缥缈的箫声传来,时光隧道在这隐隐约约的乐声里渐渐隐去,我恍然回神,贝壳沙滩犹在,阳光依旧明媚,侧前方恰有一群少年在吹箫弄笛,专注认真。旁边两个小女孩在忙碌地数着沙窝里的寄居蟹,如小指甲盖般大小的寄居蟹欢快地游来游去,无忧无虑的童年让人心生羡慕,看着她们忘却一切繁杂。

面前小小的贝壳丘,在阳光下反射着七彩的光晕,拿起一个海螺贴在耳畔,倾听里面的声音,感受它的前世今生。贝壳沙滩既不粗犷也不细腻,却能吸引万万千千的人流连忘返,这里没有秦时征战百越的兵戈声,也没有汉时关口的肃杀,只有心灵的震撼与飞扬的思绪。静静凝视贝壳沙滩上无以计数的贝壳,感受生命的真谛,浮躁的心渐渐平和。



雪润华清池 刘桂云 摄

◎阿光哥

每逢农历八月初一,我都会回到我的故乡防城港市巫头岛,参加一年一度的“哈节”。

哈节是京族最隆重的节日,也称“唱哈节”。“哈”在京语中有“歌”的意思。这个节日由祭祖、乡饮、社交、娱乐等内容组成。据说大约五百年前,京族的祖先迁居到京族三岛,从此以耕海为生,成为我国唯一以海洋为生的少数民族。他们对大海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每年渔季结束,京族人都要在各自的村子举行盛大的庆典来感谢大海的无限恩泽、感激海神和祖先的庇佑,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平安富足。

哈亭是巫头村民过哈节时祀祖先、祭神灵和民间娱乐、议事的公共场所,是专司“唱哈”的亭子,也是巫头岛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哈亭结构为一正厅加左右两个偏厅,两偏厅可容三四百人。哈节活动在盛装中的哈亭拉开帷幕,持续了三天三夜,歌舞不息,各显风骚。无论男女老少,人们穿着民族盛装,与身后的蓝天白云椰树构成一幅美丽的海滨风景画。京族哈节成为防城港市乃至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节庆中的一大品牌。

歌舞升平中最具特色的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族独弦琴。那悠扬的独弦琴声,仿佛诉说着古老的故事。独弦琴是京族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出海生活中,受到桅杆的绳索、橹与船的摇摆撞击发声的启迪而模仿制作出的古老乐器。独弦琴只有一根弦,靠着摇杆弹奏出千变万化的声音,演奏的声音特别美妙、灵活,跟所有乐器都能搭配演奏。

趁着回来参加哈节,也不会忘记平时难得一见的岛上水果,这是最使我追忆孩提时的快乐时光。正值水果成熟季节,无论地里树上,丰收的果园里,人们忙碌地采摘着果实。其中一种独特特有的水果“拉提”,清甜纯香,留口持久;还有那独特“拉那果”,清甜醇香,让人回味无穷。

边走边看,越看越有味道,巫头岛的古屋难觅,古树却随处可见。一棵棵数人或一个成年人才能合抱的古树,或散落于村巷间,或集合于村头巷尾,房前屋后。像全国稀少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膝柄木”,在广西沿海屈指可数,可在巫头村就有好十几棵。

巫头岛民风淳朴,当你进入村庄,可见家家户户大门敞开,出入自由,好客热情。在堂兄弟的别墅里,只见院内生产工具,家电设备,甚至电动摩托车钥匙挂车上,完全不必担心被毛贼牵走,一派祥和富足的宝岛,惬意的生活从中可见一斑。

回到巫头,我都会骑上摩托环岛一圈,十分拉风。巫头村拥有“南国雪原”“万鹤山”“京族哈亭”等旅游景点,但我更喜欢万鹤山。小时候我玩弹弓的技术最出众,常常和小伙伴到万鹤山掏鸟蛋,玩弹弓。那是小时候的事情,长大后我们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目标,我成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他们则成为一方富足贾商。现在那山那鸟已成为重点保护对象,当然也成为巫头的一道风景线。

到万鹤山见护鸟的瑞伯公,见到我远远就喊:阿光,你回来了!老人已年过八旬,义务护林看鸟几十年。据老人家介绍说,万鹤山主要由沙丘和原始山林两部分组成。沙丘的沙质地细腻柔润,富有光泽,颜色洁白,于阳光下闪闪发光,远远望去,犹如终年不化的积雪。山林靠近海边,京岛附近的海域海水温暖,鱼虾多,是鹤、鹭理想的生存场所,有数万只白鹤、白鹭栖息于林中。群鹤(鹭)早出林,晚归巢,因此早上和傍晚是观赏的最佳时机。此时正好一群白鹭衔鱼足飞回林中,夕阳天空及树枝上布满鸟群,发出美妙动听的“鸣啦鸣啦”声音,仿佛在欢迎我回乡。

巫头岛不仅有丰富的物产,还有迷人的自然风光。沿着海边漫步,感受海风拂面,欣赏美丽的海景,让人心旷神怡。这就是巫头,一个叫故乡的地方。

望故乡

风情巫头岛